A1-A2 分裂在纯³ 钨 在液晶气凝胶中

V. V. Dmitriev,¹ M. S. Kutuzov,² D. V. Petrova,^{1,3} A. A. Soldatov,^{1,*} and A. N. Yudin^{1,3}

¹P.L. Kapitza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 of RAS, 119334 Moscow, Russia ²Metallurg Engineering Ltd., 11415 Tallinn, Estonia ³HSE University, 101000 Moscow, Russia (10Dated: 2025 年 6 月 1 日)

在这里,我们展示了在纯³He(没有⁴He 覆盖)的向列相气凝胶中振动线实验的结果。我们研究了 ³He 在气凝胶中超流转变温度分裂对磁场的依赖性。除了我们之前的工作,我们使用了一个更宽范围 的磁场(高达 31 kOe),并成功检测到了"上"和"下"超流转变温度。气凝胶纤维上的固态顺磁性 ³He 层激活了磁散射通道。根据理论,在高(≥ 20kOe)磁场中应该导致线性分裂,而在较低磁场中的 分裂则预期是非线性的。我们观察到了这种非线性,但我们关于非线性发生磁场范围的观测与理论预 测存在不一致。讨论了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。

I. 介绍

超流 ³He 是非常规(三重态)库珀配对的一个例 子,轨道角动量为L = 1,总自旋为S = 1。Ginzburg-Landau 自由能和体相超流 ³He 的超流转变温度 T_c 对 自旋和轨道角动量的投影是简并的。在各向同性空间 中,最多可能有 18 种不同的超流相存在且具有相同的 转变温度[1],但在零磁场下,仅根据温度和压力,只有 能量最低的两个相(A和B)得以实现[2]。A相属于等 自旋配对(ESP)相类(包含在自旋空间特定方向上仅 有±1自旋投影的库珀对),并且具有两个节点沿库珀 对轨道动量方向的各向异性超流隙。而在 B 相中,所 有自旋投影的概率相同,且间隙完全打开(各向同性)。

空间的各向异性可能解除简并,其他相态可以被 稳定。例如,在由近乎平行的纤维组成的液晶气凝胶 中,³He 的拟粒子散射变得具有各向异性 [3]³He 拟粒 子的散射也变为各向异性 [4]。这解除了轨道空间中的 简并,并且一个新的拓扑 ESP 相──极化相──可以 被实现 [5–10]。它在 nafen[11] 中被发现并在许多实验 中被详细研究 [12–20]。极相和 A 相都包含库珀对的 ↑↑ 和↓↓ 自旋态,且比例相同,其中箭头表示磁矩的方向。

自旋空间中的简并性被磁场 H 消除。在体³中, 强磁场分裂了不同自旋组分的转变温度,并导致形成 新的 (A₁和 A₂)相而非 A 相。从正常相冷却时,有 两个二级转变:在 $T = T_{A1} > T_c$ 处转变为"A₁"相的 "上"转变和在 $T = T_{A2} < T_c$ 处转变为"A₂"相的"下" 转变。A₁相仅有 ↑↑ 对,并存在于一个随磁场 [21-26] 线性扩展的狭窄温度区域内。A₂相也有 ↓↓ 对,在冷却 过程中这种分数迅速增加,因此这一相连续转变为 A 相,在此相中两种自旋成分的分数彼此相等。

类似的磁场分裂也发生在超流体 ³He 在各向异性 气凝胶 [27] 中。随着冷却,过渡进入所谓的 β 相 [28, 29],该相的序参数具有与极性相相同的轨道部分,但 只包含 ↑↑ 自旋状态的配对。进一步冷却时,观察到向 畸变 β 相过渡,其中也包含 ↓↓ 配对。如预期的那样, β 相的存在温度区域被发现与 H [27] 成正比。

对于稳定极性和 β 相,必须用少量原子层的 ⁴He[11, 15, 19, 27] 预涂向列气凝胶的纤维, 以完全 去除气凝胶表面的固态顺磁性³He,并确保³He 拟粒 子 [30-34] 发生镜面散射。然而, 在没有 ⁴He 覆盖 (纯 ³He)的情况下, 气凝胶的纤维被~2 层顺磁性固体 ³He[35-37] 所覆盖,并且散射是扩散性的。此外,由 于液体和固态³He 原子之间的快速交换, 自旋在散射 过程中不守恒,导致磁性散射通道。因此,我们确定在 纯³He 介质向列相气凝胶中,不是过渡到极性相,而 是过渡到 A 相,并且气凝胶中的超流体转变温度显著 降低 T_{ca} 发生[15]。因此,在高磁场中应发生A₁-A₂分 裂。在最近的工作中,我们使用高达 19.4 kOe 的磁场 对纯³He 介质向列相气凝胶进行了实验,以研究这种 分裂 [38]。我们发现,在斜方凝胶 T_{ca1} 中,"上临界" 转变温度对施加的磁场具有非线性依赖关系,并且需 要在更宽范围的磁场下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解释 这些结果。

A1-A2 在纯³He 的气凝胶中的分裂现象仅在二氧

^{*} soldatov_a@kapitza.ras.ru

化硅(各向同性)气凝胶中,在高达 8 kOe 的磁场下 进行过测量,未发现有分裂现象的证据 [39],并且在 70–150 kOe 的磁场下,分裂显示出线性的场依赖关系 [40,41]。然而,直到现在,在中间强度的磁场下二氧化 硅气凝胶中的分裂尚未被测量到。根据 Refs. [42,43], 分裂应通过磁散射效应进行修正,该效应由包裹气凝 胶纤维的可极化 ³He 自旋对 ³He 准粒子产生,因此在 较低磁场下分裂变得非线性,在 \geq 20kOe 的磁场中变 为线性,此时固体 ³He 的磁化率达到饱和。

对于液晶气凝胶,我们认为类似的现象会发生,因为理论中并未明确强调杂质各向异性的重要性,并且 在自旋交换的顺磁模型中的"上"(指数 1)和"下" (指数 2)转变温度预计如下:

$$T_{ca1,2} = T_{ca} \pm \left(\eta_{1,2} - C_{1,2} \frac{\tanh \alpha H}{\alpha H}\right) H, \quad (1)$$

其中 $\eta_{1,2} \sim 1 \,\mu$ K/kOe[23, 24, 26] 是没有自旋交换时的 分裂参数, T_{ca} 是 ³He 在 $H = 0, \alpha = \gamma \hbar/(2kT_{ca}), \gamma$ 处 的超流转变温度, k 是旋磁比, 自旋交换参数 $C_{1,2} \sim 1 \,\mu$ K/kOe[43] 取决于超流相干长度、³He 准粒子在气 凝胶中的平均自由程以及杂质散射参数。

在本文中,我们在更宽的磁场范围内(高达 31 kOe)测量了纯 ³He 在液晶气凝胶中的 A₁–A₂ 分裂,并推断出之前观察到的非线性。特别是,在更高的磁场中,"较低"的超流转变变得可检测,而在较低的磁场 (\leq 19.4kOe)下则不是这种情况 [38]。我们看到分裂的磁场依赖性比理论预测的要早得多地变为线性 [42]。

II. 样本和方法

实验在纯³He(无⁴He覆盖)中进行,使用相同 的装置和参考[38]中描述的相同液晶气凝胶样品,在 15.4 巴的压力下,在 1.1 和 19.4–31 kOe 的磁场中。为 了获得比我们之前的工作[38]更高的磁场,设计并绕 制了一个新的紧凑型超导螺线管。所需温度通过核去 磁低温恒温器获得,并使用石英调谐叉测量,该调谐 叉的校准方法如参考[27]中所述。调谐叉放置在低场 区域,在测量过程中其周围形成 B 相。

我们使用了一种附有莫来石液晶气凝胶样本的振动丝 (VW) 谐振器技术,使得气凝胶纤维沿丝的振荡运动方向排列。这根 240 µ 米的 NbTi 丝被弯曲成拱形,高度为 10 毫米,两腿之间的距离为 4 毫米。该长

方体样本尺寸在纤维之间为≈2×3毫米,在纤维方向 上为2.6毫米,孔隙率为95.2%,纤维直径为≤14纳 米,纤维之间的平均距离为60纳米。丝被安装在一个 圆柱形实验舱管的顶部,该管由Stycast-1266环氧树 脂制成,并被一个超导螺线管包围(参考文献[27]中 的示意图),这样样本位于磁场最大值处(在距离±3 毫米时具有0.7%的均匀度)。

一种标准的气凝胶 VW 谐振器测量程序被使用 [44]。交流电以幅度 $I_0 = 0.137 \div 4$ mA 通过导线,根据 H 值设置,保持振荡幅度场独立, $HI_0 = const$,其中 $I_0 = 0.137$ mA 在 H = 31kOe。在磁场中洛伦兹力作用 于导线的横梁上导致周期性振动。反过来,在磁场中 的导线运动产生法拉第电压,该电压通过室温升压变 压器 1:300 放大,并使用锁相放大器通过扫频测量。同 相(色散)和正交(吸收)信号联合拟合到洛伦兹曲线。 在真空中的 $T \sim 1$ K 时,VW 的共振频率为 621Hz,半 最大全宽(FWHM)为 0.3Hz。在液态 ³He 中,所用 温度范围内导线的最大速度未超过 0.2mm/s。在一个 特定领域内,使用几倍较小的激励电流进行的测量也 显示出相同的结果。

从之前的纯³ 氦的 VW 实验中,使用相同的气凝 胶样品 [38],发现 $T_{ca1}|_{H=0} \equiv T_{ca} \approx 0.95 T_c$,其中块 状³ 氦的超流转变温度为 $T_c = 2.083$ 毫开尔文,而在 T_{ca1} 以下,气凝胶中的第二种振荡模式被激发,并且在 T_{ca1} 附近与气凝胶丝自身的主摆动共振耦合 [45]。此模 式是超流系统中第二种声音的类似物 [46],其共振频率 在气凝胶冷却后的超流转变过程中迅速增加,并随后 在大约几 kHz 处饱和 [45]。在这里,通过在一个更宽 的频率范围内进行扫描,我们研究了两种共振模式参 数随温度的变化。

III. 结果与讨论

首先,我们测量了气凝胶 VW 中主要机械共振模 式的共振宽度和频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。示例中,在 19.4、23 和 31 kOe 磁场下的结果如图 1所示。在宽度 随温度变化的行为中出现峰状现象是由于主共振模式 与次共振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。当超流相 ³He 在 气凝胶中升温时,次共振模式的频率降低,并在某一 点达到与第一模式相同的频率,导致第一模式的共振 宽度急剧增加。在低温下,这种相互作用较小,因为此





图 1. 温度对气凝胶 VW 在磁场强度分别为 19.4 kOe(三角形)、 23 kOe(叉号)和 31 kOe(圆形)下的共振宽度 (a)和频率 (b) 的影响。为了清晰展示,面板 (b)中的三角形和叉号分别向上移 动了 110 Hz 和 74 Hz。箭头指示的是文中所述确定的 $T = T_{ca1}$ 和 $T = T_{ca2}$ 。x 轴表示归一化到块体 ³He $T_c = 2.083$ mK 超流 转变温度的温度。

时次共振处于较高频率(远离主共振;图2(a)),而在 接近 *T*_{ca1} 时,两者共振频率相近(次共振变得更不易 区分;图2(b))。还有一项有趣的观察:磁场越高,与 第二种模式的相互作用越强(共振宽度上的峰值更高; 图1(a)),这一现象在使用相同气凝胶 VW 且完全覆 盖⁴He(用于稳定极性和贝塔相)的实验中并不那么明 显[27]。"上"超流转变温度*T*_{ca1}是从共振宽度与频率 图确定的,这是一个隐含函数随温度变化,并且略高 于图1(a)中的局部最小值。分析程序在我们最近的一 篇论文[38] 中详细描述。

图 2. 吸收(圆圈)和分散(三角形)信号来自气凝胶 VW 在 $T = 0.86T_c$ (a)和 $T = 0.94T_c$ (b)的23kOe磁场中。实线 是将数据与两条洛伦兹曲线之和联合拟合的结果。数据显示的 窗口是由于去除了一个寄生信号。

其次,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额外的特征,在主模式 共振特性对温度依赖性上的表现,该主模式在 $T/T_c =$ 0.89÷0.93处。更详细的情况见图 3中的磁场系列,并 且我们认为这对应于气凝胶中的"较低"超流转变(这 里,我们通过宽度的温度依赖性的局部最大值来确定 T_{ca2})。这个特征在磁场 ≤ 19.4kOe 中未被观察到(见 图 1(a)),因此我们在之前的测量[38]中运气不佳。值 得注意的是,气凝胶 VW 的第二模态的共振宽度在同 一温度区域也具有显著的峰值,而共振频率似乎与使 用 ⁴He coverage[45] 测量的向列相气凝胶的结果一致, 并且没有特征(见图 4)。无论如何,我们无法从中提 取任何可靠的信息。





图 3. 温度依赖的共振宽度(a)和频率(b),在磁铁场为21 kOe(方块)、23 kOe(叉号)、27 kOe(三角形)和31 kOe(圆 圈)下的气凝胶 VW 的主要模式,在一个预期出现"较低"超 流转变的温度区域内。为了清晰显示,面板(b)中的三角形、 叉号和方块分别向上移动了41 Hz、74 Hz 和90 Hz。

A₁-A₂ 在纯 ³He 中的分裂结果在向列型气凝胶中 如图 5所示。"较低"的转变温度 T_{ca2} 在适用的磁场中 有线性依赖关系。至于"较高"的转变温度 T_{ca1} ,在低场 区存在非线性。图形中的实线是使用方程 (1)并以 η₁、 C_1 和 α 作为拟合参数的最佳拟合。并且根据这个拟合 α ≈ 0.215 kOe⁻¹,这几乎是理论值 α = γħ/(2kT_{ca}) ≈ 0.037 kOe⁻¹的 6 倍,意味着观察到的非线性区域比预 期的小 6 倍。换句话说,将高场(线性)区域的分裂外 推到零磁场下的 T_{ca1} 是对交换场的直接测量,在我们 的案例中是 ≈ 4kOe,而根据理论应该为 ≈ 20kOe[47]。

之前, 仅有的在 $H \leq 19.4$ kOe (图 5中的空心符 号)的数据不足以做出一个好的近似。现在我们看到,

图 4. 温度依赖的共振宽度(a)和频率(b)在 23 kOe (叉号) 和 31 kOe (圆圈)磁场下的气凝胶 VW 第二模式。箭头指示了 从主模式宽度的温度依赖性确定的 $T = T_{ca2}$ (见正文)。

在更高磁场下的分裂的线性贡献(图 5中虚线和点划线的斜率)与块体³He(图 5中的点线)中的情况非常一致,并且我们关于序参数可能发生改变(A 相获得极性畸变)以及随后在磁场[38]下 *T_{ca}*增加的假设没有得到证实。然而,我们的结果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,这表明[42,43]的顺磁交换模型不适用。

可能,观察到的效果是由于磁场散射 [48] 引起的 序参量振幅波动(类似于零磁场下无序分布的气凝胶 杂质中心排列相关性导致的 *T_{ca}* 的降低 [49])。而在高 磁场中,分裂是线性的,并且这些波动显然会被抑制; 但在低磁场条件下(远小于其自旋饱和值),这些波动 对分裂的影响可能比已知与平均自旋 [42,43] 成正比 的自旋交换散射通道更大。此外,我们在零磁场分裂



图 5. A_1-A_2 分裂的纯³He 在磁性场中的斜方凝胶中超流转变 温度。圆圈对应于"上"超流转变温度 T_{ca1} (空心圆圈取自参 考文献 [38]),正方形对应于"下"超流转变温度 T_{ca2} 。实线是 最优拟合,方程为(1),虚线是从高磁场 T_{ca1} 数据向外线性外 推至零磁场的结果,而点划线是对 T_{ca2} 数据的线性拟合。虚线 对应于体相中的 A_1-A_2 分裂,³ 被缩放至超流转变温度 $0.95T_c$ [23]。图 3 (a)中, T_{ca2} 数据的误差棒显示出背景宽度上 VW 共振的一个特征峰值大小,这表明,在冷却过程中,从 A_1 到 A_2 的转变的开始和结束。

处有一个 $\approx 0.01 T_c$ 的差距,这可能是由于在确定 T_{ca1} 和 T_{ca2} 时存在系统误差,预计这些也会因混沌分布的 气凝胶纤维 [49] 引起的阶参数温度波动而受到抑制。

进一步使用各向同性(二氧化硅)气凝胶样品进行 的实验可能会阐明磁散射效应在气凝胶中超流³He 中 的作用。

IV. 结论

在本论文中,通过使用纯³He(无⁴He覆盖)的 气凝胶 VW 谐振器,我们测量了扩展磁场下 nematic 气凝胶中³He"上"超流转变温度的场依赖性,并确定 该依赖性的非线性区域大约比理论预期的小6倍。此 外,我们在更高的磁场中检测到了 nematic 气凝胶中 ³He 的"下"超流转变温度。A₁-A₂分裂的纯³ 氦在液 晶气凝胶中的线性部分发现其斜率与块状³ 氦中预期 的基本相同。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工作来解释这 些结果。

ACKNOWLEDGMENTS

气凝胶样品由 M.S.K. 制作并提供。实验由 V.V.D.、D.V.P.、A.A.S. 和 A.N.Y. 进行。我们感谢 I.A. Fomin 和 E.V. Surovtsev 的有用讨论和评论。

- [1] V.I. Marchenko, J. Exp. Theor. Phys. 66, 79 (1987).
- [2] D. Vollhardt and P. Wölfle, The Superfluid Phases of Helium 3 (Tailor & Francis, 1990).
- [3] V.E. Asadchikov, R.Sh. Askhadullin, V.V. Volkov, V.V. Dmitriev, N.K. Kitaeva, P.N. Martynov, A.A. Osipov, A.A. Senin, A.A. Soldatov, D.I. Chekrygina, and A.N. Yudin, JETP Lett. **101**, 556 (2015).
- [4] V.V. Dmitriev, L.A. Melnikovsky, A.A. Senin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JETP Lett. 101, 808 (2015).
- [5] K. Aoyama and R. Ikeda, Phys. Rev. B 73, 060504(R) (2006).
- [6] I.A. Fomin, J. Exp. Theor. Phys. **118**, 765 (2014).
- [7] R. Ikeda, Phys. Rev. B **91**, 174515 (2015).
- [8] I.A. Fomin, J. Exp. Theor. Phys. 127, 933 (2018).
- [9] G.E. Volovik, JETP Lett. 107, 324 (2018).

- [10] I.A. Fomin, J. Exp. Theor. Phys. 131, 29 (2020).
- [11] V.V. Dmitriev, A.A. Senin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Phys. Rev. Lett. **115**, 165304 (2015).
- [12] V.V. Dmitrie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JETP Lett. 103, 643 (2016).
- [13] N. Zhelev, M. Reichl, T. Abhilash, E.N. Smith, K.X. Nguyen, E.J. Mueller, and J.M. Parpia, Nat. Commun. 7, 12975 (2016).
- [14] S. Autti, V.V. Dmitriev, J.T. Mäkinen, A.A. Soldatov, G.E. Volovik, A.N. Yudin, V.V. Zavjalov, and V.B. Eltsov, Phys. Rev. Lett. **117**, 255301 (2016).
- [15] V.V. Dmitrie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Phys. Rev. Lett. **120**, 075301 (2018).
- [16] S. Autti, V.V. Dmitriev, J.T. Mäkinen, T. Rysti, A.A. Soldatov, G.E. Volovik, A.N. Yudin, and V.B. Eltsov, Phys. Rev. Lett. **121**, 025303 (2018).

- [17] V.V. Dmitriev, M.S. Kutuzo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JETP Lett. **110**, 734 (2019).
- [18] V.V. Dmitrie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J. Exp. Theor. Phys. 131, 2 (2020).
- [19] V.V. Dmitriev, V.B. Eltsov, J. Rysti, A.A. Soldatov, A.N. Yudin, J. Low. Temp. Phys. **208**, 3 (2022).
- [20] T. Kamppinen, J. Rysti, M.-M. Volard, G.E. Volovik, and V.B. Eltsov, Nat. Commun. 14, 4276 (2023).
- [21] V.J. Gully, D.D. Osheroff, D.T. Lawson, R.C. Richardson, and D.M. Lee, Phys. Rev. A 8, 1633 (1973).
- [22] D.D. Osheroff and P.W. Anderson, Phys. Rev. Lett. 33, 686 (1974).
- [23] U.E. Israelsson, B.C. Crooker, H.M. Bozler, and C.M. Gould, Phys. Rev. Lett. 53, 1943 (1984).
- [24] D.C. Sagan, P.G.N. deVegvar, E. Polturak, L. Friedman, S.S. Yan, E.L. Ziercher, and D.M. Lee, Phys. Rev. Lett. 53, 1939 (1984).
- [25] H. Kojima and H. Ishimoto, J. Phys. Soc. Jpn. 77, 111001 (2008).
- [26] V. Ambegaokar and N.D. Mermin, Phys. Rev. Lett. 30, 81 (1973).
- [27] V.V. Dmitriev, M.S. Kutuzo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Phys. Rev. Lett. **127**, 265301 (2021).
- [28] E.V. Surovtsev, J. Exp. Theor. Phys. 128, 477 (2019).
- [29] E.V. Surovtsev, J. Exp. Theor. Phys. 129, 1055 (2019).
- [30] M.R. Freeman and R.C. Richardson, Phys. Rev. B 41, 11011 (1990).
- [31] S.M. Tholen and J.M. Parpia, Phys. Rev. Lett. 67, 334 (1991); 68, 2810 (1992).
- [32] D. Kim, M. Nakagawa, O. Ishikawa, T. Hata, T. Kodama, and H. Kojima, Phys. Rev. Lett. **71**, 1581 (1993).
- [33] S.C. Steel, J.P. Harrison, P. Zawadzki, and A. Sachrajda, J. Low Temp. Phys. 95, 759 (1994).

- [34] S. Murakawa, M. Wasai, K. Akiyama, Y. Wada, Y. Tamura, R. Nomura, and Y. Okuda, Phys. Rev. Lett. 108, 025302 (2012).
- [35] A. Schuhl, S. Maegawa, M.W. Meisel, and M. Chapellier, Phys. Rev. B 36, 6811 (1987).
- [36] J.A. Sauls, Yu.M. Bunkov, E. Collin, H. Godfrin, and P. Sharma, Phys. Rev. B 72, 024507 (2005).
- [37] E. Collin, S. Triqueneaux, Yu.M. Bunkov, and H. Godfrin, Phys. Rev. B 80, 094422 (2009).
- [38] V.V. Dmitriev, M.S. Kutuzo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Phys. Rev. B 107, 024507 (2023).
- [39] G. Gervais, K. Yawata, N. Mulders, and W.P. Halperin, Phys. Rev. B 66, 054528 (2002).
- [40] H.C. Choi, A.J. Gray, C.L. Vicente, J.S. Xia, G. Gervais, W.P. Halperin, N. Mulders, and Y. Lee, Phys. Rev. Lett. 93, 145302 (2004).
- [41] H.C. Choi, A.J. Gray, C.L. Vicente, J.S. Xia, G. Gervais, W.P. Halperin, N. Mulders, and Y. Lee, J. Low Temp. Phys. **138**, 107 (2005).
- [42] J.A. Sauls and P. Sharma, Phys. Rev. B 68, 224502 (2003).
- [43] G.A. Baramidze and G.A. Kharadze, J. Low Temp. Phys. 135, 399 (2004).
- [44] D.C. Carless, H.E. Hall, and J.R. Hook, J. Low Temp. Phys. 50, 583 (1983).
- [45] V.V. Dmitriev, M.S. Kutuzov, A.A. Soldatov, and A.N. Yudin, JETP Lett. **112**, 780 (2020).
- [46] E.V. Surovtsev, JETP Lett. **116**, 745 (2022).
- [47] W.P. Halperin and J.A. Sauls, arXiv:cond-mat/0408593 (2004).
- [48] V.S. Mikheeva, E.V. Surovtsev, Pis'ma Zh. Eksp. Teor. Fiz. **121**, 572 (2025).
- [49] I.A. Fomin, JETP Lett. 88, 59 (2008).